

13.03

七

87

潘峰革命回忆录

政协福建省建宁县委员会

建宁文史资料第七辑

潘峰革命回忆录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月

建宁文史资料

第七辑

（内部发行）

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

※

建宁县印刷厂承印

前 言

为了宣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建立的历史功勋，歌颂革命老前辈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中的卓越贡献，缅怀为了新中国而光荣牺牲的英雄烈士们，教育后代学习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和英勇献身的精神，继承他们开创的千秋大业，我们在开展纪念建军六十周年的全民性活动中，选编了这一本《潘峰革命回忆录》。

福建省建宁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二十一个县份之一。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建宁苏区人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县约七万人口之中，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者达七千余人。苏区干部、红军、游击队员牺牲者达三千四百余人，失踪者达一千五百余人。

建宁籍的潘峰同志是当年全县参加红军中至今屈指可数的幸存者之一。潘峰现年七十四岁，一九三一年在家乡入伍，参加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横枪跃马，驰骋在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的各地战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深入山区剿匪。他几十年来出生入死，南征北伐，身经百战，三次负伤，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一九六四年五月退役，现为正军职离休干部。

《潘峰革命回忆录》一书，主要根据潘峰亲口叙述和手记素材，按重要历史事件逐篇整理，依事件发生时间顺序排列，并以其《活动记略》作为总纲目编辑而成。为了核对史实和拾遗补阙，编者曾派员前往北京、太原、长沙、南昌、怀化、承德等地寻查地方志，走访知情人；并向一些纂修史志的单位发函进行调查。

本书在征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中，得到了全国政协、山西省政协、湖南省政协、湖南省怀化市政协、福建省长汀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军区军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中共河北省承德地委、怀化地委、怀化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江西省民政厅民政处，中共怀化市委统战部，和建宁县革命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以及原中共湖南省溆浦县地下党县委书记谌宏章、原湖南人民军湘西纵队第一旅参谋长扶勋等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中共建宁县委的主要领导，和县政协的正副主席，参加了本书稿件的审核工作。

本书责任编辑李洪山。

编 者

目 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来到我家乡	(1)
富田大捷	(9)
毛主席和哨兵	(21)
建宁保卫战	(27)
从鏖战温坊到踏上长征路	(34)
智取道县城	(47)
娄山关前的意外收获	(54)
背水一战	(63)
忆腊子口战斗	(70)

抗日战争时期

大闹佳县国民党政府公堂	(81)
驱逐日寇出王老婆山	(89)
晋西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99)
和阎锡山争夺新军领导权	(108)

游击三团在“十二月事变”中·····	(119)
--------------------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风云变幻的热西·····	(128)
隆化攻坚战·····	(1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湘西会同地区任内军务补述·····	(149)
附录：潘峰同志革命活动记略·····	(174)

红军来到我家乡

我的老家潘家坊，是在福建省建宁县里心镇宁源村，这里是个穷山沟。从潘家坊翻过南树隘或者松子隘，都不过一两公里，就是江西省境。这一带的老百姓都很穷困，叫做“山穷地穷人也穷，债重税重压迫重”。我祖父潘日新是个教私塾的先生，他和祖母宁秀英遗下十几亩水田，土质差、缺水、又分散，由他们的四个儿子共同继承，轮年耕作。父亲潘文元居三，不识字，劳力好，自己只有一小块菜地，主要靠佃田耕作，和母亲黄香尹共同养育我们兄妹，一家人过着艰难的日子。我是长子，下有妹妹水珍、二弟固松、三弟固柏和四弟固海。我幼年念过几天老书，八岁得了一场大病，双亲为我唱戏问神，把家闹穷了，我也因此辍学。到十四岁时，父亲让我去巧洋一个姓邱的寡妇家

当小长工，议定东家管饭吃，每月一块大洋工钱。

我当长工时，每天要清晨四点钟起床，先把大水缸挑满，施园种菜之后吃早饭，饭后才做正事。我边挑水，还边放牛。有回没留意，让牛践踏了菜园，寡妇听见过路人的吆喝声赶来，用牛鞭子抽得我双腿红肿。东家给我住的一间小屋，暗得白天黑夜分不清，平日都是一个老长工喊我起床。有一夜，老长工和寡妇鬼混，睡过了头，忘记叫我，我因活累体乏，到天亮了还没醒来，被寡妇看见，又狠打了我一顿。到冬月下大雪，我挑满一大担水爬上坡，在跨过大门坎时（这道门坎有四十厘米高），因为地下积水结了冰，我又赤着脚，一不小心，连人带桶滑倒，把水桶摔坏了。寡妇气急败坏，提着棍子追打我，打得我浑身青紫。我卖苦力，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挨打挨骂，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哭着回家不干了。父亲去讨我的工钱，寡妇反要他付房饭钱，赔水桶。结果，我白白做了十一个月长工，分文未拿到。

当我十五岁那年，母亲因难产死了，外婆

家讲迷信，提出要盛葬打醮。父亲没有钱，不得已把二弟卖掉，为母亲办丧事。就这样，还欠下一身债，生活更困难了。我只得跟着父亲砍柴，到芦田圩上卖。冬天挖山粉，白粉卖钱，黑粉留下自己吃。有时帮人挑运大米，就靠这些糊口度日。在那样的年月里，贫困何止我一家。封建债主的剥削，地霸民团的欺压，土匪的抢劫，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逼得老百姓难以生存。那时我已懂事，感到世道艰难，长久这样下去，穷苦人是没有出路的。

一九三一年初，红军从江西省南丰县傅坊村过来，驻在溪头坑，大人们都把这件事叫做“红军进口”。那时我们对红军不了解，加上地霸民团的反动宣传，所以红军来到时，群众害怕，男女青壮年都跑到山上躲起来，村子里只留下少数老年人看家。然而，当红军来到我们村子时，没有进老百姓的家，只是在墙上写“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取消苛捐杂税”等标语，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的东西，并动员在村子里的老年人，通知亲人回家，安心生

产。红军宣传一阵子就到别的村子去了。躲上山的人陆续回家，听了老年人的介绍，就比较放心了。后来红军经常来我们村子开会宣传，大家慢慢地和红军熟悉起来了，也敢和他们交谈，问这问那。红军和蔼、亲切，和穷人打成一片，领导大家打土豪、分田地、分衣物、开仓放粮。劳苦大众翻身作主，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威风扫地。少数群众胆小怕事，不敢去挑粮，红军就把粮食送上门。我们去挑粮食，红军还留下我们吃饭，特别是喜欢我们年轻人，都亲热地叫我们“小鬼”。红军的所作所为得到群众的拥护，大家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人。红军和白军大不一样。白军和有钱有势的人勾结，每到一个地方，吃老百姓的，拿老百姓的，走时还要算草鞋费、酬劳捐。红军不吃不拿，不打人、不骂人，给我们讲革命道理，真正是我们穷人的队伍。

在打土豪、分田地以后，红军动员青壮年参军。一天，我和同村农民潘厨倌去溪头坑，领取红军分发的粮食。红军排长和小号兵问我们：“小鬼！想不想当红军，为穷人打天

下？”“愿意当红军，就来报名。”当时我真想报名，但是还不敢就答应他们。在挑粮回家的路上，我和厨馆反复商量，认定只有参加红军，才能有出头的日子。这时忽然见我的父亲迎面来了，我就向他提出要去当兵。父亲讲我年纪还小，吃不了这份军粮，怎么说他也不答应。厨馆见我苦求无效，对我使了一个眼色，我们一同撂下粮担，扭头就跑。父亲一边追我，一边喊叫：“椿儿回来，我累死累活，也攒钱给你讨老婆……”我既不甘愿再受压迫、剥削，也不忍心听到父亲的哭腔，我便加快了脚步。父亲追赶不上，只得快快回家去了。我们到了溪头坑，又找到那个排长和小号兵，要求当红军。开始，那个排长嫌我个子小，不想要我，只肯收厨馆一个人。还是小号兵不错，他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就帮我说情：“个子小会长大嘛，当个通讯员也好。排长，还是收下吧！”排长犹豫了片刻，最后说，“好吧，你报个名字。”我本叫潘固椿，是祖父按照宗族排行取的。就是八岁那年患大病，母亲求算命先生给我另起了一个大名潘师孟，认为这样可以帮助

我躲过灾难。当时我就回答：“我叫潘师孟。”那个排长是湖南人，听错了，在登记簿上填了个潘师年，所以入伍后我就改叫潘师年了。（到抗日时期，因为统战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又决定我改名潘峰。）当时排长把我们俩人收下，我们便一起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第二连当战士。（厨倌在一九三三年负伤致残，治愈后回了家。红军长征以后，他逃上山，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指战员们自发地给我们凑衣服、裤子、草鞋。有个老兵替我缝制了八角帽（五星帽徽是用红布剪的）和袖章。我这套军服的新旧、大小、颜色、式样都不协调，可是穿起来毕竟象个红军了，我觉得很威风。我们入伍的第三天，部队奉命出发，开到江西省吉安县东园山集训，学习政治文化，进行军事训练。从此，我才逐步明白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懂得了当红军、干革命的道理。

我参军三年以后，即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我团奉命“保卫建宁”，部队从江西经甘家隘、里心开到芦田。芦田离潘家坊只有七里

路，我向政委杨成武请了假，回家看望父亲。我带了两名谍报员，先到芦田土楼下外婆家打听情况，外婆告诉我：“你当红军去后，家里发生了许多变故。你的妹妹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四弟死了，父亲被民团抓去坐牢，后来花掉几十块大洋，才把你父亲赎回来，他在家里不好混，就去外地招亲了。”我没有看到父亲，留给外婆十几块钱，叮咛她分一半给父亲，我就回部队了。其后戎马倥偬，天各一方。抗日时期，我在山西和父亲通过一次信，知道二弟早死了。一九五一年四月父亲因病去世，我当时正在湘西剿匪，也未能再见到他老人家一面，这是我生平的一件憾事。革命就意味着奉献，天下被反动统治阶级拆散的家庭，比比皆是，丧失天伦之乐的，岂只是我这一家人呢！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家乡探亲。建宁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复地翻天的变化。城区范围扩大了不止一倍，建设得很漂亮，除了万安桥和东门城楼，几乎找不出一丁点旧的痕迹来。汽车可直达宁源村，这个贫困村如今走上了致富路。在潘家坊还住着我务农

的三弟和堂弟媳两家人，他们的生活今昔已有天壤之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换来了山乡巨变，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翟梓江整理）

富 田 大 捷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纠集二十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进行第二次“围剿”。

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指挥下，依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牵制北面之敌，主力由江西省永丰、乐安、宜黄、南丰等县南部地区，向南移到广昌、宁都、石城等县境，进行反“围剿”准备。

四月中旬，随着败军的步步逼进，方西军领导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较弱之敌王金钰部，将主力三万余人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永丰县岗龙、吉安县东固等地隐蔽集结，迫敌西